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\_тексты\_конкурс переводов 2022 – 2023 уч г

1.

 太空一日

杨利伟 《 书摘 》（ 2010年06月01日）

我以为自己要牺牲了

9时整，火箭尾部发出巨大的轰鸣声，几百吨高能燃料开始燃烧，八台发动机同时喷出炽热的火焰，几秒钟就把发射台下的上千吨水化为蒸汽。

火箭起飞了。

我全身用力，肌肉紧张，整个人收得像一块铁。

开始时飞船非常平稳，缓慢地、徐徐升起，甚至比电梯还平稳。我一看情况远不像训练中想象得压力那么大，心里稍有释然，全身紧绷的肌肉渐渐放松下来。

“逃逸塔分离”，“助推器分离”……

火箭逐步地加速，我感到了有压力在渐渐增加。但曲线变化比训练时还小些，我的身体感受还挺好，觉得没啥问题。

火箭上升到三四十公里的高度时，火箭和飞船开始急剧抖动，产生了共振。这让我感到非常痛苦。

当时，我的脑子还是非常清醒的，以为飞船起飞时就是这样的。其实，起飞阶段发生的共振并非正常现象。共振持续了26秒后，慢慢减轻。当从那种难受的状态解脱出来之后，一切不适都不见了，我感觉到从没有过的轻松和舒服，如释千钧重负，如同一次重生。但在痛苦的极点，就在刚才短短一刹那，我真的以为自己要牺牲了。

我看到了什么

从载人飞船上看到的地球，地球不会呈现球状，而是一段弧，所以我说：“看到地球的弧面。”因为地球的半径有六千多公里，而飞船飞行的轨道离地高度是343公里左右。我们平常在地理书上看到的球形地球照片，是由飞行轨迹更高的同步卫星拍摄而来。

在太空中，我可以准确判断各大洲和各个国家的方位。因为飞船有预定的飞行轨迹，有“星下点”实时标注飞船走到哪个位置，投影到地球上是哪一点，有图可依，就跟电脑程序一样，打开来看一目了然。

我曾遥望我们的首都北京，白天它是燕山山脉边的一片灰白色，分辨不清，夜晚则呈现一片红晕，那里有我的战友和亲人。

但是，我没有看到长城。

曾经有个流传甚广的说法，航天员在太空唯一能看到的人工建筑就是长城。我和大家的心情一样，想验证这个说法，我几次努力寻找长城，但没有结果。神舟六号和神舟七号飞行时，我曾嘱咐航天员们仔细看看，但他们也没看到长城。

在太空，实际上看不到任何单体的人工建筑，我接触过国际上的很多航天员，没有谁拿出确凿的证据说看到了什么。即使是巨大的城市，也只能在夜晚看到淡淡的红色。

在太空，我拍了很多照片，带回来一百多幅。实际上我拍的不止这个数，我对效果不太满意，又担心存储不够使，在太空时我就删掉了。出于控制携带总重的考虑，我飞行时只带了一个卡片相机，500万像素，器材有些简陋。许多壮丽的景色无法拍下来，比如日出和日落。

**2.**

**冯骥才《单筒望远镜》（节选）**

这房子一百多年前还有，一百年前就没了。也就是说，现今世上的人谁也没见过这房子。

在那个时代的天津，没见过这房子就是没眼福，就像没听过刘赶三的《十八扯》就是没耳福，没吃过八大家卞家的炸鱼皮就是没口福，但是比起来，这个眼福还要重要。

据说这房子还在的时候，有个洋人站在房子前边看它，看呆了，举着照相匣子“咔嗒”拍过一张照片，还有人见过这张照片，一看能吓一跳。房子并不稀奇，一座不大不小的四合套，三进院落。但稀奇的是从第二进的院子里冒出一棵奇大无比的老槐树，浓郁又密实的树冠好比一把撑开的巨伞，不单把中间这进院子——还把前后两进连屋子带院子统统罩在下边。想一想住在这房子里会是怎样的一种生活？反正有这巨树护着，大雨浇不着，大风吹不着，大太阳晒不着，冬暖夏凉，无忧无患，安稳踏实。天津城里的大家宅院每到炎夏酷暑，都会用杉木杆子和苇席搭起一座高高大大的棚子把院子罩起来，好遮挡烈日。这家人却用不着。大槐树就是天然的罩棚——更别提它开花的时候有多美妙！

年年五月，满树花开。每当这时候，在北城里那一大片清一色的灰砖房子中间，它就像一个奇特的大花盆，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。刮风的时候，很远的地方还能闻见槐花特有的那种香味儿。若是刮东南风时，这花香就和西北城角城隍庙烧香的味儿混在一起。若是刮西北风时，这花香又扰在中营对面白衣庵烧香的气味里。一天里，槐香最重的时候都在一早一晚，这是早晚城门开启和关闭的时候。城门的开与关要听鼓楼敲钟，于是这槐香就与鼓楼上敲出的悠长的钟声融为一体。

到底是这花香里有钟声，还是钟声里有着花香？

那么，住在这香喷喷大树底下的一家人呢？他们在这香气里边喘气会有多美，睡觉有多香！北城的人都说，这家人打这房子里出来，身上全都带着槐花的味儿。逢到了落花时节，更是一番风景，屋瓦上院地上，白花花一层，如同落雪。今天扫去，明天又一层。这家女人在院里站一会儿，黑黑的头发上准会落上几朵带点青色和黄色的槐花，好像戴上去的一般。而且在这个时节里，城中几家老药铺都会拿着麻袋来收槐花呢。人们若是到这几家药铺买槐花，伙计都会笑嘻嘻说：“这可是府署街欧阳家的槐花呀！”

欧阳家从来不缺槐花用，这是欧阳老爷最得意的事。

每到落花时节，他最喜欢把一个空茶碗，敞开盖儿，放在当院的石桌上，碗里边只斟上热白开水，别的什么也不放，稍过会儿，便会有些槐花不声不响地飘落碗中，热水一泡，一点点伸开瓣儿，一碗清香沁人的槐花茶便随时可以端起来喝……

神奇又平凡，平凡又神奇。

真有这么一座房子吗？可是后来它怎么就没了？那家人跑哪儿去了？那棵铺天盖地的老槐树呢？谁又能把这么一棵巨树挪走？不是说洋人给这房子拍过一张照片吗？现在哪儿呢？恐怕连看过照片的人也都打听不到了吧。

可是，为什么偏要去看那张照片呢？照片不过是一张留下人影的画片而已，能留下多少岁月和历史？要知道得详实、真切，还得要靠下边的文字吧。

说来说去，最说不清的还是这座奇异的老房子的岁数。前边说“一百多年前还有”，那它就远不止一百多年了。

有人说早在前朝大明时候就有了，也有人说是清初时一个盐商盖起来的。历史的来头总是没人能说清。反正那个盐商后来也搬走了，这房子几经转手，易主，又几次翻修，很难再找到明代的物件了。只有大门口虎座门楼底座上那两个石雕的虎头，开脸大气，带着大明气象。

历来房子都由着房主的性情，谁当了房主谁折腾，就像皇上手里的社稷江山。只有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原封没动，想动也动不了，一动就死了。光绪年间，一个明白人说，自古以来都是先盖房子后种树，不会先种树后盖房子。

只要知道这大槐树多大年纪，就知道房子有多少岁数了。于是一个懂树的人站了出来说，这老槐树至少三百年。这一来，房子就有了年份，应该是大明的万历年间。不过这只是说它始建于万历年间。如果看门楼和影壁上的刻画，全都是后来翻修时添枝加叶“捯饬”上去的了。道光前后，这里还住过一位倒卖海货、发了横财的房主，心气高得冲天，恨不得叫这房子穿金戴银，照瞎人眼。他本想把这房子门楼拆了重建，往上加高六尺，屋里屋外的地面全换新石板。幸亏他老婆嫌这老槐树上的鸟多，总有黏糊糊的鸟屎掉在身上，便改了主意，在河北粮店后街买了挺大一块空地，盖了新房，搬走了。

这要算老房子的命好，没给糟蹋了。

当这房子到了从浙江慈溪来开纸店的欧阳老爷的手里，就此转了运。欧阳老爷没有乱动手脚。他相中了这房子，就是看上日久年长的老屋特有的厚实、深在、沉静、讲究，磨砖对缝的老墙，铺地锦的窗牖，特别是这古槐的奇观。

别看欧阳是个商人，浙江的商人多是书香门第。世人说的江南主要指两个省而言，一是江苏，一是浙江，都讲究诗书继世。不同的是，江苏人嗜好笔墨丹青，到处是诗人画家。浙江人却非官即商，念书人的出路，一半做官，一半经商。单是他那个慈溪镇上历朝历代就出了五百个进士。有了这层缘故，浙江人的官多是文官，商是儒商。别看他们在外边赚的是金子银子，家里边却不缺书香墨香。虽说欧阳老爷没有翻新老屋，却把房子上那些花样太俗气的砖刻木雕全换了，撤去那些钱串子聚宝盆，换上来渔樵耕读、琴棋书画、梅兰竹菊或是八仙人。他只把后来一些房主世俗气的胡改乱造除掉，留下来的都是老屋原本的敦厚与沉静。他心里明白，明代的雍容大气，清代绝对没有了，多留一点老东西就多一点底气。

 他是一家之主，本该住在最里边的一进院，但后边两进院给老槐树遮得很少阳光。老爷好养花，就住在头一进。这里一早一晚，太阳斜入，有一些花儿们欢喜的光照呢。

头一进院，正房一明两暗，中间的厅原本是待客用的，顶子高，门窗长，宽绰舒服。一天，欧阳老爷坐在厅堂里，看到院里树影满地，好似水墨点染，十分好看。在古今诗文中，他最迷的就是苏轼。自然就想起苏轼《三槐堂铭》中那句“槐荫满堂”，十分契合他这院子，便烦人请津门名家赵元礼给他写了一块匾“槐荫堂”，又花大价钱请来城中出名的木雕高手朱星联，把这几个字刻在一块硬木板上，大漆做底，字面贴金，挂到堂屋迎面的大墙正中，一时感到富贵优雅，元气沛然。由此来了兴致，他再在这一进房子的门外添了一座精致的垂花门楼。木工是从老家慈溪那边千里迢迢请来的，纯用甬作，不用彩漆，只要木头本色，素雅文静，此中还有一点怀旧的心思吧。

**Ли Цинчжао (1084-1151?)** 李清照

**Династия Сун**

常记溪亭日暮

常记溪亭日暮，

沉醉不知归路，

兴尽晚回舟，

误入藕花深处。

争渡，争渡，

惊起一滩鸥鹭

(减字 "如梦令")

蔡其矫

**《距离》**

在现实和梦想之间，

你是红叶焚烧的山峦，

是黄昏中交集的悲欢；

你是树影，是晚风，

是归来路上的黑暗。

在现实和梦想之间，

你是信守约言的鸿雁，

是路上不预期的遇见；

你是欢笑，是光亮，

是烟花怒放的夜晚。

在现实和梦想之间，

你是晶莹皎洁的雕像，

是幸福照临的深沉睡眼；

你是芬芳，是花朵，

是慷慨无私的大自然。

在现实和梦想之间，

你是来去无踪的怨嗔，

是阴雨天气的苦苦思念；

你是冷月，是远星，

是神秘莫测的深渊。